



那一個日子

文／尼爾帝斯·釋迦
摘自《一路點燈到佛國》 慈濟道侶叢書

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，結束上午門診後，準備回家小睡一會兒。和煦的微風帶著新鮮的花香，轎車和摩托車呼嘯而過，老人家坐在商店前享受溫暖陽光，家庭主婦們等候丈夫和孩子共進午餐。

我斜倚在床上，想著父親的期盼——成立釋迦基金會，這是一個以釋迦族命名的基金會，我很感興趣，但還沒有明確的想法。有時，我和父親會交換意見，「釋迦」二字既是來自釋迦牟尼佛，那麼我們訂立的方案，應該要與佛陀的精神結合。

我開始研究佛陀的雕像、圖片和儀容，試圖找出隱藏的意涵。突然間，我感覺到所有的佛像不再只是雕像，它們蘊含著一種偉大的能量。



這時，我的床開始搖晃如一艘小船，小象神像從展示箱中蹦出來，左邊的立扇、牆壁上的相框，開始像鐘擺般左右搖動；接著，傳來隆隆的爆炸聲與人們的喊叫聲，我以為自己在做白日夢，幾

秒鐘後，才意識到是地震！

「大地震！趕快逃到門前的馬路上！」父親高聲呼叫家人的名字。馬路上塞滿受驚的人群，車輛及摩托車被拋棄在路中間，落荒而逃的騎士跌躺在馬路上，電纜箱因地震擠壓而冒出火花，屋頂蓋上厚厚一層灰塵，倒塌的房舍、直直倒落的牆壁，讓人沒有閃躲的機會，驚悚的搖晃不斷重複，周遭的混亂達到最高點。

雖然是大白天，但黑暗似乎籠罩在每個人身上，有人喊「救命」，更多的人用撕裂的聲音，哭喊親人的名字；有些人帶著滴血的傷口奔向醫院，有些人還被壓在倒塌的房舍裏。

救援部隊四處挖掘，尋找生還者。我看見哭泣的兒童、祈禱的老人及許多無語問蒼天的茫然眾生……身為一個醫師，我竟然不知從何救起？

安頓好家人後，隔天早上我照常去診所。診所門前的空地上站滿了人，診所內則座無虛席，大多數的老人和小孩都非常恐慌，有些人甚至無法吃、喝。

我一方面用醫學治療病人，一方面用佛法安撫鄉親，安撫別人不是易事，駕馭自己的心更是難上加難。身為醫師、釋迦族裔及一個普通人，我用盡辦法控制自己的意念，協助鄉親度過難關。

鄉親們臉部腫脹、眼神困倦，加上持續餘震，沒人能睡得著。由於食物及藥品嚴重缺乏，年輕人不僅設法從家裏取出物資，也決定組織起來自力救濟，或加入其他救援團隊。



繪圖／蘇芳霽

這場驚天動地災難所造成的死傷，其淒慘程度不亞於戰爭。尼泊爾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，並派遣部隊搶險救災；聯合國、紅十字會及國際非政府組織也先後進駐尼泊爾。然而，有些救援團隊卻因為許可證問題，不得不先返回到自己的國家。

國際救援組織盡最大的努力，挽救每一個可能的生還者。他們帶來先進的設備及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力，包括救災專用X光機、鑽孔機及訓練有素的救難犬。為求醒目及區別，他們穿著各種顏色的制服，而尼泊爾軍隊則負責指引方向、提供後勤協助。



被埋在廢墟下的民眾，大多埋得又深又久，屬高難度救援，著實考驗外來團隊的功夫，特別是當地救難員聽聞受困者呼喊救命卻愛莫能助的災區。

閃著紅燈的救護車，在雨中像螞蟻一樣穿梭來去，焦急的遇難者家人在災區徘徊，向救援隊伍哭求：「先救我的親人！」雖然整個尼泊爾籠罩在悲傷之中，但全世界都在為遇難者和他們的家人們祈禱。

加德滿都等大城市像被吸血鬼肆虐過，任何宗教神祇或號稱「有神力」的宗教大師，都無力阻止大自然所造成的毀壞。但透過佛陀的教導，我知道「愛」

是解決所有疑難雜症的唯一答案，而這個力量來自內心深處的信仰。

我開始思考，地震是我們「不敬天地」的後果嗎？過去以種姓、階級、地位名義發動戰爭者，如今會因為這場災難而啟動助人的心嗎？難道人類在內心深處仍隱藏著慈悲？

如此推想後，我自己也相當驚訝，但卻是事實，因為這場災難讓所有人都團結起來，手牽手合力從地震的悲傷中重新振作。人類無法阻止大自然的破壞，但可以用愛連結成堅實的力量，去幫助上百萬人。

在混亂的時刻，大地之母並沒有表現

尼泊爾地震後，慈濟第一時間抵達加德滿都，圖為第一梯賑災醫療團員與尼爾醫師（右）留下合影；白袍左起：李宜恭醫師、王健興醫師、趙有誠院長、簡守信院長。攝影／羅瑞鑫



出對子民的慈悲。天氣冷颼颼，大滴大滴的雨從天空傾盆而下，使得災情雪上加霜。夜晚的寒氣，凍僵了打地鋪的鄉民，有人身體疼痛，有人開始咳嗽，心情更是惶然不安。

成千上萬的人被集中在空曠處，無論是健康或生病、賤民或貴族都躲不過折磨；兩天內，食物就被搶購一空，在物資告罄之際，窮人和富人都得一起挨餓，「貧富懸殊」的種姓界線也模糊了。

流落街頭的尼泊爾人，唱著同一首歌曲，用哀淒的哭聲吟唱：「拯救人類，並憐憫我們吧！幫助有需要的人，請為受災民眾伸出援手。」幾天後，政府機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才開始分發物資、食品、藥品及帳棚等。

生病的、受傷的，還有驚慌失措的人們，徘徊在斷壁殘垣間，尼泊爾醫療嚴重缺乏，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皆無計可施，只盼國際非政府組織提供援助。

我的父親是尼泊爾前科技部長卡夏·曼·釋迦（Keshab Man Shakya），他問我：「有一個來自臺灣的慈善醫療組織，你想加入他們的行列嗎？」我不是很確定是否有興趣幫助他們，我有自己的診所要忙碌，因此也不在意父親所提關於慈濟的種種。

災後，我去的每個地方，所見所聞都很悲慘。如何對倖存者和受災者提供幫助，我感到很無助；每當遇到困難和煩惱時，我總會想釋迦牟尼佛會怎麼做？最後，我決定去了解慈濟，或許他們真

的可以提供一些幫助。

我帶著腦海中的疑問，去見慈濟基金會的代表——趙有誠醫師和簡守信醫師。他們表示，慈濟團隊進入尼泊爾前，在空中盤旋了兩個多小時，已感受到混亂成一團的環境。飛機尚未落地前，並無把握是否能被允許進入尼泊爾，是否能提供援助？

歷經重重難關，他們終於踏上尼泊爾土地，並透過父親的協助，拜會相關單位，取得醫療許可證，加速救援行動。

父親安排尼泊爾醫師群與慈濟醫療團隊開會，並實地勘查醫院。他們當機立斷以馬達普醫院為據點，計畫為傷者進行骨折手術後，即用手機照相把所有傷者的X光片傳回臺灣，請第二梯醫療團將所需的醫材攜帶過來。

一開始，我並不知道趙醫師和簡醫師是臺灣兩所慈濟醫院的院長，直到隔天與他們討論醫療救助的細節與工作計畫，他們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：「謝謝你來幫忙，非常感謝有你的陪伴。」得知他們的身分，我擔心他們對我會有過多的期待，甚至也考慮真的要與他們同行嗎？

我們將所有藥品和醫療儀器搬上一輛休旅車後，趙院長對我說：「現在請你帶我們去可以義診的地方。」

我心想：「你們是認真的嗎？請我現在帶大家去義診，是開玩笑吧？」看他認真的模樣，我忍不住笑了，反問他：「你們想去哪裏？」沒想到簡院長也說：「只要有需要義診的地方，都可以！」



那一刻，我感覺到兩位院長並沒有我想像中的傲氣，他們單純只想幫助地震的受災鄉民，儘管旅途勞頓，還是想把握每一分鐘貢獻所長，因此藥品上車後就立刻要求：「帶我們去義診！」

在愛的驅使下，我帶著慈濟醫療團到距離加德滿都十五分鐘車程的古城——巴塔普的眼科中心（Bhaktapur Community Eye Center）。災後，眼科中心成立臨時健康照護中心帳棚區，接納地震傷者和各類病患。

我問院長瑞姆·山達·拉溪瓦（Dr. Ram Sundar Lasiwa）：「是否可以借用他們的中心進行義診？」院長表示，可以提供兩張桌子和兩把椅子讓我們使用。我心想：「這些醫師來自臺灣，其中兩位還是大醫院院長，只給他們兩張桌子和椅子，行嗎？」

我隱忍了自身的想法，詢問簡院長和趙院長：「兩張桌子和椅子夠用嗎？」他們笑著告訴我：「這已經綽綽有餘了！」

義診進行得很順利，醫病之間的翻譯是重頭戲，我找了幾位會說英語的當地人幫忙，也一直穿梭其間補位。

當語言溝通不順時，我就擔任翻譯；當需要勘查新義診地點時，我又變成了嚮導；當小手術需要助手時，我又成了外科醫師的小幫手。

第一天義診，共醫治了一百一十一位傷病者。我從傷病者身上得到超多的祝福回饋，也從會走路的神——簡院長和趙院長身上，學到很多。原來當別人需

要幫助時伸出援手，會帶給自己這麼大的快樂。

那天，我帶著無比滿足的笑容回家，雖然餓著肚子，卻裝了滿滿的溫馨感受；我的身體疲憊不堪，心靈卻充滿正能量和希望，而且期盼明天的到來。

回程路上，明知大家都累了，我卻無法不詢問趙院長為什麼會加入慈濟？他覺得幫助人們的感受是什麼？面對我的很多疑問，趙院長總是用溫柔的聲音和笑容來回應。

慈濟將一部分人力留在眼科中心，提供定點服務；另一部分人力派往其他地區，採機動性診療服務。

我們每到一處，就試圖尋找當地的醫師、護理師和民眾加入義診志工行列，如此既慈悲又有效率的方式，竟陸續招募到上百名人力協助，成功運作了兩個機動義診小組。

我們每天都去不同的地點義診和提供協助，有時候有時間吃飯，有時候忙得忘記吃飯。奇怪的是，在執行慈濟醫療任務時，我很少感到飢餓或口渴，也不覺得累。

慈濟人為自己 and 當地志工準備了香積飯和飲水。午餐時間，總是先提供食物給當地志工，確定每個人都吃飽了，自己才開動；如果準備的食物不夠，他們會樂意自己挨餓，把飯盒讓給當地志工。

有一次，我們在巴塔普進行機動義診，已經過了午餐時間，我問馬來西亞的李曉卿醫師：「你餓了嗎？你想吃完



在慈濟義診的角落總能找到尼爾醫師打點大小事的身影，或許是在綁義診布條、在醫療站旁待命、備藥等。攝影／上：李美儒、下：羅瑞鑫





午飯，再去另外一個地點嗎？」她反問我：「你餓了嗎？」我回答說：「不是很餓。」她說：「如果你不餓，我怎麼能餓？」這個回答讓我留下深刻印象，也不只一次反芻她的幽默。

參與慈濟醫療隊的每一個人，感覺都像我一樣，都願意不吃午餐，先去另一個地點義診。那一天，我意識到，如果奉獻精神深植內心深處，雖然胃可能是空的，但永遠不會覺得餓。

我閉上了眼睛，努力回憶簡院長和趙院長是否在中午用過餐？我只看到他們不斷工作和幫助民眾。原來，他們都是等到完成一整天的醫療任務，才會拿出午餐飯盒，在返回飯店的途中享用。

無論是下雨還是大太陽，也不管自己

渴了或是餓了，慈濟人都把幫助他人擺在第一位，即使下著傾盆大雨，也未停止幫助鄉民。看到慈濟人這樣幫助尼泊爾，數百名當地志工都感到不可思議，也意識到自己沒有理由懈怠。

地震襲擊尼泊爾一百天後，仍有數以百萬計的尼泊爾人等待救援。我從慈濟進入尼泊爾的第一天陪伴到第一百天，陪他們走過一個又一個城市，停留過鄉村鄰里的每一個角落。

這一天，我參加慈濟的視訊會議，證嚴法師提到了我對慈濟的協助。我覺得他好像是在談論別人，因為法師口中的我與本人，好像兩個完全不同的人，但那確實是我！

想到過去一百天，我放下生活品質，



攝影／葉晉宏


關於尼爾帝斯 · 釋迦

尼泊爾地震後，慈濟人前往賑災義診，遇見一位釋迦族後裔尼爾帝斯 · 釋迦 (Nirdesh Shakya) 醫師。

尼爾醫師陪伴慈濟醫療團隊為自己的同胞努力奔走，大約整整半年光景，他不能好好待在自己的診所看診；度過震後最悲傷的數個月，他思考了許多關於自己身為釋迦族後裔的責任，同時承擔起尼泊爾慈濟人醫會的聯絡事宜。

——蘇芳霏 序

跟隨慈濟人到處幫助鄉親，心中卻不斷問自己：「為什麼還留在慈濟？」我以為一百天代表的是任務即將停止了，但我錯了，實際上它是另一個開始。

慈濟人深深觸動了我的心弦，從不確定要不要投入慈濟，一直到形影不離一百天，我在悲痛和仇恨的複雜世界中，再一次發現自己。我終於確定了自己的方向！我覺得自己本來就屬於這個團體，我應該用生命去做慈濟。（郭淑蓮翻譯）

全書作者：蘇芳霏

具美國臨床藥師資格，曾任馬偕醫院藥師、宏恩醫院藥局主任；現為開業藥師、國際慈濟人醫會成員

